

青春必读书

离歌

The Farewell Song III

中国大陆地区
唯一作者正式授权
终结完整版

独家
收录

睽违五年完整收藏
当我们再次唱起这一首
回味无穷的「离别之歌」

无可取代的
青春文学
必读经典

千万读者
挚爱选择

带你在最绝望的青春路口看到春天。
不道再见，不诉离伤。

随书附赠「书模卡片」



SHARON
WORKS

饶雪漫 作品

译林出版社

饶雪漫
作品
SHARON
WORKS

离歌 II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歌. 3 / 饶雪漫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47-3749-4

I. ①离…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3297号

书 名	离歌Ⅲ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连若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749-4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饶雪漫
作品
SHARON
WORKS

离歌

II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歌. 3 / 饶雪漫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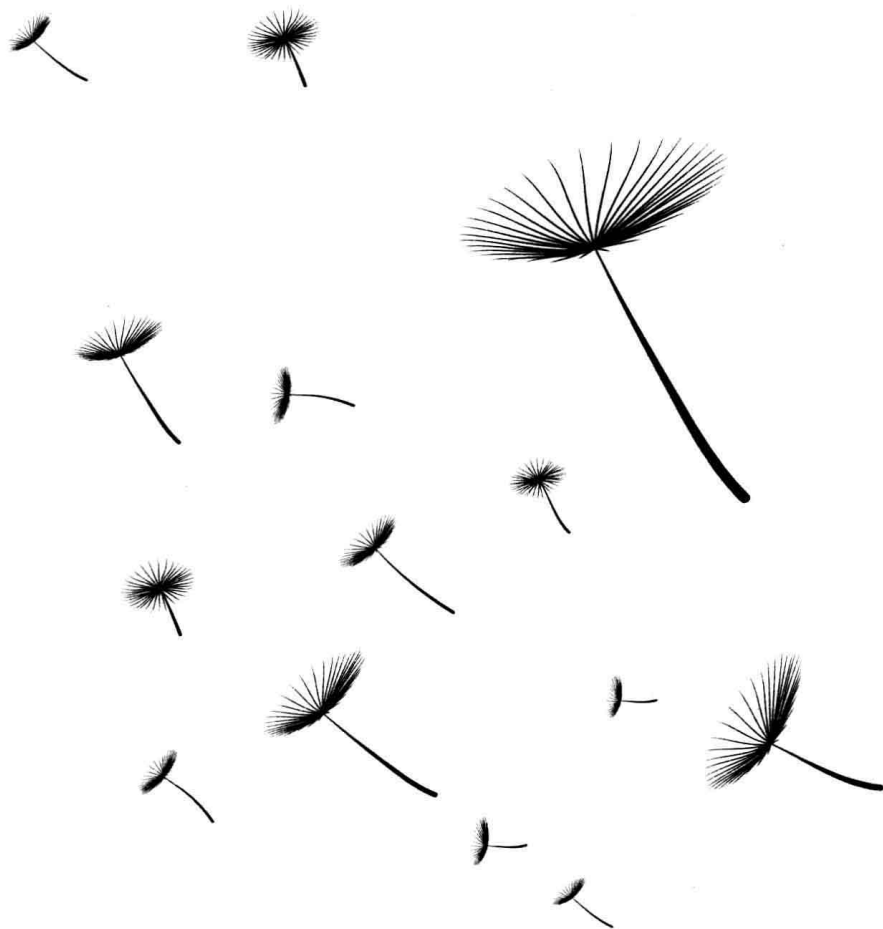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47-3749-4

I. ①离…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3297号

书 名	离歌Ⅲ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连若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749-4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风决定了蒲公英的方向，你决定了我的悲伤……

The dandelion goes with the wind, and my whole sorrow follows you.

故事的开始，我忘了我是谁……

要不是不小心又忽然想起

至少我还算快乐的

——摘自马卓博客《顶多是偶尔》

1

推开方律师办公室的门，我一眼就看见洛丢丢在耍宝。只见她眯缝着双眼，把两只手臂高高地举过头顶，奋力地扭着腰，甩着屁股，嘴里不知道哼着啥破调调，山寨印度肚皮舞的个人表演赛显然正在火辣进行中。

“嗨。”我抱着文件袋站在门口，一直等到她心满意足鸣金收兵才与她打招呼。

她显然没把我当根葱，只是斜我一眼，就喘着气把自己扔到沙发上，抱住桌上的一大瓶可乐自顾自地喝起来。直到我走到她身旁站定，她才懒洋洋地吐出两个字：“你谁？”

“我是方律师的助手。”我说，“他在忙，让我先来跟你聊一聊。”

“助手，还是小三儿？”她忽然来了兴致，撑起半个身子，肆无忌惮地打量我。我看到她宝石蓝色的眼影，宝石蓝色的美瞳，似乎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她连续眨了好几次眼睛，质量上乘的假睫毛都没有要掉

下来的意思。

她穿LV的彩色波板鞋，一件Dior的宝蓝色小T，我没猜错的话喷的应该是香奈儿的“邂逅”，如假包换的富家女。只可惜她那张脸还未怎么长开，眉眼之间怎么看都是一股稚气，脸颊上隔夜的亮光散粉更是令她显得不伦不类。

“问你话咧——你看我干啥？”她拖长声音，“难不成被我的一针见血吓到了么？”

“该我问你才对。本月十三号，也就是上周五晚上七点一刻，你在哪里？”

“和我的男人在一起。”她飞快回答我。

“在一起干吗？”

“你想知道我干吗？”她坏坏地笑起来，摇晃着五根手指头，逼近我的脸说道，“唉呀呀呀呀，助理小三姐姐，看不出来你真坏，一上来就问小孩子这种色色的问题。哦，对了，是不是你的方大伯忘了提醒你，我还未成年，我才十五哦。”

她一边说话一边在我面前晃过来晃过去，我真怀疑她是不是有多动症。我被她晃得头晕，只能退到茶几后面去。

“你说一男一女在一起能干吗？”她终于坐下来，继续抱着她那瓶亲爱的大可乐，仰头猛灌，一看就是表演欲超强的那种新新人类。

我提醒她：“如果想解决问题，你就最好说实话。”

“你别把我当吴媚媚！”她把可乐瓶像枪一样对着我，“你把骗吴媚媚的律师费分我一半，我就啥都告诉你。不然，一切免谈！”

真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九零后。我把手里的文件袋往桌上一

扔说：“看看吧，看完后再决定你说还是不说。”

她却伸出一只脚，把所有文件袋一股脑扫到了地上，说：“我没这个兴趣！”

“关于叶贱贱的也没兴趣？”

“谁是叶贱贱？”装傻充愣她真是一流。

我站起身，捡起所有文件袋，转身就要往门口走，要装大家一起装，谁怕谁。

“等等。”不出我所料，她喊住我。

我转身看着她，扬起手中的文件袋。

果然，她把可乐瓶用力掷在茶几上，对我喊：“你离我那么远，我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你确定你懂法律？我看你连常识都没有。对当事人要尊重，你晓得啵？”

我走回，将袋子悉数放在桌子上，提醒她：“小心你的脚。”

“小气鬼。”她充满警惕地瞪了我一眼，才拆开那些纸袋子。动作很缓慢，像在拆定时炸弹。一个小亏都吃不得，想必十分缺乏安全感。想想我十五岁的时候，其实和她又有多少区别呢？只不过是现在的她看上去与全世界为敌，而那时候的我，是在心里默默与全世界为敌罢了。

就此而言，我对她的怪异行为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我注意到她拿着文件袋的手指，有些微微的颤抖，或许聪明的她早就猜到里面会是些什么。为了给她一点空间，我只好没事找事做，起身替方律师收拾办公桌去。

谁知道我才走到办公桌前，一堆书还没摆放整齐，就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无与伦比的尖叫，我转身，看到被洛丢丢撒得一地的照片和资料，

还有整个上半身趴在那个长条的玻璃茶几上的她，像一只刚被鲨鱼咬了一大口的扁扁的八爪鱼。

我任她去。

我转身收拾好桌子，走回去弯腰收拾好被她扔得一地的东西，把它们重新塞回文件袋，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耐心地等她开口说话。

然而，十分钟过去了，她一直趴在那里装死，一动不动。

我伸出手推了推她，纵使我有十二万分的耐心也甘拜下风。

“我死了，别救我。”她气若游丝地答。

“本月十三号，也就是上周五晚上七点一刻，你在哪里？”

她终于肯抬头，一张乱七八糟的脸看着我，声音沙哑却充满仇恨地问道：“如果我告诉你，那个垃圾会不会被关起来，枪毙，砍头，杀他全家！”

“那要法律说了算。”我说，“我只是希望你说完实话，可以没事。”

“去你妈的XXX。”她冒出一句干脆利落的粗话，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捏住那些个信封尖叫，“等等，这鬼玩意你们从哪里弄来的，是不是PS过的，我警告你哈，不要跟我耍花招，我早说我不是吴媚媚那种笨瓜！”

我说：“得了吧，如果你真的够聪明，就应该知道那个叫叶贱贱的，根本不爱你，他有很多女人。他跟你在一起，根本就是骗你的钱花。”

“你放屁！”洛丢丢起身冲到我面前来，一把抓住我的衣服。看着我的眼睛像是要冒出火球来把我整个烧掉才甘心。我当然不会那么傻，站在这里任她的手掌挥到我的脸上来。于是我掰开她的手指，稍稍退让一步对她说道：“一针见血了，抱歉。”

“别学我用成语，我要收费的！”她察言观色，得意地笑着说，“你退啥，怕我打你么。不过你的样子，真的很欠扁。”

“要动手，你未必是赢家。”我说，“不信你可以试试。”

她真的不怕死地扑上来，我闪过，一个反手，将她按倒在地。

三年的跆拳道不是白学的。

我放开她，她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架了个多余的马步，手指一上一下点着我的脸威胁我说：“既然你这么了解我就应该知道，我有很多朋友，不一定要自己动手。”

“都是些什么朋友？陪你吃喝玩乐，刷爆你的信用卡，偷了你的手机，卖了你的PSP，骗你跟别人上床，还是直接就抢了你男朋友那种？小朋友你听好，这次的事不是小事。吸毒贩毒，你以为这些是小说里电视里搞着玩的吗？别以为你打着未成年的招牌，就可以替人家顶包，到头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她强撑着哼哼：“我愿意为他死，关你屁事。”

我在椅子上坐下：“悉听尊便。”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会点三脚猫功夫，就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地教训我？”她显然被伤了自尊——可以想象，在她这样的年纪，自尊可能是她唯一拥有的东西了。“你敢说，你从没被男人骗过，从没被男人打过，从没有为男人奋不顾身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真不知道该恭喜你还是同情你，欧，巴，桑！”

我微笑着说：“至少我不会贱到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地步。”

“我要杀了吴媚媚那个臭八卦婆！”她猛地推开我就往门外冲去，我一把拉回她。她转过身想咬我手臂，我灵巧地避开。她重心不稳，又

跌坐在地上，地板砖有些滑，她爬了两下没爬起来，干脆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

我总算了解方律师嘴里的“神经质问题少女”到底是什么意思。难怪他要选择先去洗车而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我来对付。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本月十三号，也就是上周五晚上七点一刻，你在哪里？”等她哭够以后，我走近她，蹲到她身边，递给她一张纸巾，换了一种态度，温柔地问。

“你丫是复读机么？”她说。

我笑，并不是觉得她幽默，而是她一张脸哭过后花得像一块扎染的花手绢，我实在忍不住。

“我挺幽默吧。”她恬不知耻地问。

“还行。”我说。

“律师在办公的时候可以随便笑吗？”

“我只是个小助理。”我答。

“好吧。”她说，“既然你这么想知道，告诉你也无妨，那晚我在网吧。上网上到早上七点多，然后我就坐飞机去上海看陈奕迅的演唱会了。很High的哦，你有没有看过？”

“一个人？”

她警觉地看我一眼，不答。

“其实在这之前你们吵架了，所以那一整个晚上，你们都不在一起对不对？而且，你一直打他的电话，但是他都关机，对不对？所以那些毒品，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你非往自己身上扯，就是想逼你妈妈花钱替他请律师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洛丢丢从地上爬起来，一直爬到沙发上，在沙发的角落，抱住自己，不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小小声地说：“其实你们不用这么麻烦去找证据证明他很花心啥啥的。我早就知道他有很多女朋友，但他那么帅，对我那么好，人前人后都叫我老婆，吃个葱油饼还分我一半，我舍不得。”

我不得不对九零后的审美深表怀疑。至少从照片上看，那小子黄头发，小眼睛，一副一辈子都睡不醒的样子，我真不知道“帅”字从何来。

更何况，葱油饼很值钱么？她舍不得的到底是什么？

“你恋爱过吗？”她表情不屑地说，“不过你长了副老姑婆样，那种没有他就活不下去的滋味你一定没有体会过吧。所以，你不会懂的。我说了也是白说。”

我从方律师桌上拿过一张白纸，一支笔，对她说道：“不说也行，你把那一两天和贱贱之间发生的事情经过都写在这上面。记住，要事实，不该写的千万不要乱写。”

“你替我写。”她把纸推给我说，“我不会写字。”

“好吧。”我无奈地对她说，“你说，我写。”

她端坐到沙发上，咳嗽两声，开始：“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的白云，朵朵的白云下面飞着只只的小鸟，有一只小鸟的翅膀上，不小心粘上了一块口香糖，所以她飞不动，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摔死了——咦，你怎么不记录？”

“继续，”我说，“我记有用的就好。”

“没了。”她凑近我跟我谈条件，“这样，如果你可以救他，你想

我咋说我就咋说，如何？”

“怎么救？他确实做了错事，不仅我，方律师，你妈妈，任何人都救不了他。反倒是你，作伪证罪责难逃，你想清楚了。”

“我很不喜欢别人威胁我的。”她说。

“看来你喜欢别人揍你。”我说，“别说我没提醒你，少管所的警察真的会打人。你吃饱了撑着硬要把自己往里面塞，谁都没办法。”

“你这么说，我才发现我饿了。”她眼光闪烁地说，“没吃饱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很好。我问她：“想吃什么，我去替你买。”

她不信任地看我一眼，意思是“你有这么好？”但紧接着就像模像样地吩咐我：“麦当劳的辣鸡翅，要四对，再加个红豆派。当然有杯热可可最好不过。对了，钱找吴媚媚要，我没钱。”说完这些，洛丢丢忽然两眼放光地盯住我的胸口，我未反应过来，她已经伸出手一把拉住我挂在胸前的挂坠，夸张地喊道：“喂，这么有个性，一看就是男人的东西哦。好看死了，送给我吧！”

我把挂坠猛地从她手里夺回，起身把纸笔拍到桌面上：“给你半小时，老老实实写，我去给你买完麦当劳回来就交给我。”

她不满地嘟起嘴，眼睛仍好奇地看着我胸前那玩意。

“送我嘛。”她说，“送我我就什么都说。”

我真不知道该羡慕她还是轻视她，人命关天的事，在她看来不过是儿戏。

我对着她流利地背出：“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十克以上不

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从贱贱和他朋友身上搜到的海洛因是一百二十克，是挺身而出还是自我保护，你好好掂量掂量吧！”

对付未成年少女的唯一方法就是恐吓加威胁，包治百病。对这个神经兮兮不懂礼貌的洛丢丢尤其应该如此。

我背诵完，满意地看了她发白的小脸一眼，迅速走到门边，拉开门走了出去。